

重讀之書

小泉八雲曾勸人不要買那只讀一遍不能使人重讀的書。這是一句意味很深長的讀書箴言，也是買書箴言。中國古語所謂書籍“汗牛充棟，浩如煙海”，在機械生產的今日，一個人即使財力和精力都勝任，恐怕也不能讀盡所有的書，買盡所有的書。因此，我們在不十分閒暇的人生忙迫之中，能忙裡偷閒，將自己所喜愛的讀過的書取出重讀一遍，實是人生中一件愉快的事。

讀書本是精神上的探險，儘管他人的介紹與推薦，對於一本書的真實印象如何，總要待自己讀完之後才可決定。有些為一般人所指責的書，自己因了個人的特性或一時的環境關係，竟有特殊的愛好，這正與名勝的景色一樣，臥遊固是樂事，然而親臨其地觀賞，究竟與在遊覽指南之類所得者不同。將讀過的書重讀一遍，正與舊地重臨一樣，同是那景色，同是自己，卻因了心情和環境的不同，會有一種稔熟而又新鮮的感覺。這在人生中，正如與一位多年不見的舊友相逢，你知道他的過去，但是同時又在揣測他目前的遭遇如何。

有人說，與其讀一百部好書，不如將五十部重讀一遍，因為仔細的將已經獲得的從新加以咀嚼，有時比生吞活剝更有好

處。但可惜的是，人生太短，好書太多，我們遂終於在顧此失彼之中生活，正如可愛的吉辛所慨歎：

唉，那些不能有機會再讀一遍的書喲！

吉辛所惋惜的，不僅是可以重讀，而是那少數的可以百讀不厭的書，因為他接着又說：

溫雅的安靜的書，高貴的啟迪的書：那些值得埋頭細嚼，不僅一次而可以重讀多次的書。可是我也許永無機會再將它們握在手裡一次了；流光如駛，而時日又是這樣的短少。也許有一天，當我躺在床上靜待我的最後，這些被遺忘的書中的一部會走入我徬徨的思索之中，而我便像記起一位曾經於我有所助益的朋友一樣的記起他們——偶然邂逅的友人。這最後的訣別之中將含着怎樣的惋惜！

在這歲暮寒天，正是我們的思念舊友，也正是我們重行翻開一冊已經讀過一次，甚或多次的好書最適宜的時候。



作家傳記

近來養成了讀傳記文學的習慣，先後讀了左拉、屠格涅夫、王爾德、斯蒂芬遜，和兩種歌德的傳記；一種是英國女作家愛略亞特的丈夫勒威斯的一部最早的歌德傳，一部是新派傳記作家路德維喜的作品。

新派傳記和古典傳記的區別，是在前者搜集一些新材料，根據自己對於這位作家的認識，用一種小說的手法去描寫；文字生動，敘事活潑，而且好作翻案議論，使人讀去頗感興趣。古典派傳記則文字難免沉悶，但對於事實的敘述則極正確，不推想，更不武斷，於材料方面比較可靠，不過遇有足以補救疑問的新材料發現時，這卻只能讓新派傳記專美了。

羅曼羅蘭曾寫過悲多汶、米勒、彌蓋朗琪羅等人的傳記；但他的傳記作法是介於這二者之間的。與其說是關於他們生活的記敘，不如說是作者對於他們的理解。近代著名的新派傳記作家，法國如莫洛亞，他寫過拜倫、雪萊，及英國幾個政治家的傳記，材料新穎，文字輕鬆，簡直可以當小說讀了。德國的當代傳記名手是路德維喜，他寫了《歌德傳》，又寫過拿破倫、俾斯麥等人的傳記。用着日爾曼人治學的精湛，再加上他深邃的見解，對於他的傳記中人物心靈的解剖，路德維喜可說是無

匹的。以《基督傳》馳名的意大利作家巴比尼，他的近著《但丁傳》，似乎沒有他過去的傳記那樣成功。這也難怪，因為愈是熟悉的人物，愈難寫得動人。

讀作家傳記，不僅可以增加對於那位作家和作品的了解，而且可以從其中獲得許多可貴的教訓。在我近來所讀的幾部作家傳記中，只有歌德是個錦衣玉食，始終是一帆風順的高貴作家，然而他卻是得天獨厚，具有一般人所不及的豐富天才和精力的人，在文學史上，僅是一人而已。左拉始終在努力，早年為了生活奮鬥，中年以至於死，都為了正義在奮鬥，連死後的葬儀還引起了反對和擁護者的衝突。王爾德在死後遺下了一個“唯美派”的頭銜，但在生前所遭遇的社會壓迫和生活貧困，只有讀了他的傳記以後才了然。至於屠格涅夫，則僅從他的作品上也看出，這位時代巨人在思想上是如何的苦悶了。

作品是作家的生活和才能的產兒。貧弱的修養和貧弱的生活當然產生不出偉大的作品，這是不移之論。



作家和友情

都德在他的《巴黎三十年》的回憶錄中，曾說起他和福樓拜、左拉、龔果爾、屠格涅夫等人的友誼。當時僑居巴黎的屠格涅夫，正是他的知友之一。他們幾人每天在一處晚餐、喝咖啡、談論文藝和人生上的一切。屠格涅夫始終向都德表示着最親切的友誼和熱情，但是當屠格涅夫去世之後，都德無意從他友人的文字中，發現屠格涅夫始終瞧不起他，說他是“我們同業中最低能的一個”。都德很傷心，他感喟地說道：“我始終記着他在我的家裡，在我的餐桌上，怎樣溫柔熱情吻着我的孩子們的事。我還收藏着他寫給我的無數親切可愛的信件。但在他的那種和藹的微笑下卻隱藏着這樣的意念。天哪！人生是怎樣的奇怪，希臘人的所謂‘冷酷’這字是多麼真實喲！”

這種友情的幻滅當然使都德很傷心，但在屠格涅夫方面，卻並無他的不是處。因為他將友情和作品分離了，他對都德，甚至對他的孩子們有友情，但是不滿意他的作品，所以才在背後說出那樣的話；如果不是為了友誼，屠格涅夫也許當面就向都德說了。這樣一來，都德早就和屠格涅夫絕交，也不致有死後這樣的幻滅了。

本來，作家之間的友誼是最難成立的，尤其牽涉到作品

的批評。作家像貓，他始終用一種不信任的眼光注視着他的同類，一面輕視，一面又在嫉妒。我們很少發現同時代的方向相同的作家們的友誼。即有，也都是為了利害相通和門戶之間的暫時的結合，一到了彼此無所利用的時候，就分道揚鑣，甚或互相醜詆了。“文人相輕”這誠然是一句刻薄話，但也是事實。每個作家如果都寫日記，一旦將這些日記披露出來，我相信將成為一部空前未有的奇書。

法國的龔果爾兄弟就曾寫下了一部這樣的日記。他們將畢生的心血都花費在記敘他們同時代作家的一切上。這日記不僅包括當世文壇上的人物，而且還牽涉政治人物，一切秘聞醜史，都詳細的記載着。這日記只發表了九卷，其餘未發表的，根據大龔果爾於一八九六年臨去世時遺囑，要在他去世二十年以後才可發表。這日記的原稿由龔果爾學院封存着，但到了一九一六年左右，遺囑上以規定的二十年的期限終結的時候，他們推舉了兩位代表將這日記審查一下，是否可以發表。這兩位代表回來後噤若寒蟬，只是搖着頭說：為了免除訴訟、暗殺、自盡、傷心，以及社會上其他的不安起見，這日記最好要再隔一世紀始能發表。日記的內容如何，從這情形上就可想而知了。

據說魯迅也有記日記的習慣，直到病倒在床上還繼續未輟。我相信，魯迅的日記如果一旦一字不改的被發表起來，那些自命為魯迅的朋友們更不知要如何的傷心了。



巴比尼的《但丁傳》

據說，世上關於一本著作的研究，文獻最多的是《聖經》，其次便要算到但丁的《神曲》。關於但丁的研究，真是多到指不勝屈，但大多是艱澀深奧，將但丁的人性和著作弄成神秘難解，成為一種專門的“但丁學”，幾乎與文學隔絕，更與一般的讀者隔絕了。但也偶然有好的可誦的新傳記出現。這部最近出版的巴比尼的《但丁傳》便是其中之一。

提起巴比尼的名字，誰都要想到他那部著名的已經被譯成二十三國文字的《基督傳》。寫過《基督傳》的巴比尼，如今來着手寫《但丁傳》，可說是最適合的人選。

對於這部《但丁傳》(Dante Vivo)，巴比尼很自負。據他自己說，一位適合的《但丁傳》的作者，至少先要有下列三項資格：第一，必須是天主教徒；第二，必須是藝術家，有一顆了解詩人的心；第三，必須是佛羅倫斯人。他解釋必須具備這三項資格的理由是：但丁是天主教徒，只有同樣信仰的人，然後始可以了解但丁的信仰，感受他當時所感受的一切。但丁既是詩人，那麼，只有詩人才可以了解一位詩人的天才作品；一般的批評家僅用理智去了解是不夠的。第三，因為但丁是佛羅倫斯人，雖然中世紀的佛羅倫斯與今日已大不相同，但未必全



然改變，至少有幾塊石頭、幾座建築、幾條狹隘的小巷還殘留着一點當時的面目，是但丁曾經親自撫摩經歷的地方。根據先天的性格和環境，一個佛羅倫斯人是比任何地方的人更適宜理解但丁的。

這限制似乎很嚴格，但巴比尼卻很自負的說他自己正擁有着這三項資格。他是佛羅倫斯人，他可以夠得上是個詩人，同時，在宗教信仰上，他正是天主教徒。

根據這種見解，巴比尼輕輕的抹開了許多但丁學家的存在，說他們都不曾真正的了解但丁，只是“圍繞在獅子身旁的螻蛄”而已。格羅采的《但丁的詩》，雖然寫得還好，但他在“性格上是根本不會了解藝術作品”的人。

巴比尼這部《但丁傳》的長處，是和他的《基督傳》一樣，勇敢的撇開了許多糾纏不清的疑問，不將注意力全部花費在考證和哲學上，而從性格上去了解作品，去敘他的生活。關於《神曲》的許多聚訟紛紜的詮釋，巴比尼都大膽的一律拋開了。

他以為《神曲》並不難讀，至少不如一般但丁學者所說的那樣艱奧難解，只要我們用一顆詩人的心去領悟他。

關於教皇和宮廷的對立，但丁的政治生活，他的戀愛悲劇，巴比尼都根據了最新可靠的資料，作了流利可誦的敘述。他這部《但丁傳》的長處正在這裡，他將但丁從專門家手中解放了。

但丁曾說過：“我唯一的懼怕，是怕被那些將目前這時代稱作古代的人們所忘記。”其實，這是過慮的。但丁是不會被人忘記的；從巴比尼的這部傳記中，他更新生了。

關於短篇小說

最近，李青崖先以他所編著的《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文學》一冊見贈，這是商務今年新編的“一九三五年世界概況叢書”之一。看情形這叢書大約是要每年一套繼續出下去的。李先生的一冊《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文學》，是十幾篇從法國文藝刊物上所選譯的重要論文和紀事的輯集，這種直接保存重要文藝史料和文獻的辦法，在這類性質書籍的編製上可說是一種新嘗試。匆匆翻閱一過，發現其中〈關於短篇小說的兩篇法國議論〉，第一篇巴黎《月報》的社論：〈論短篇小說〉，提及保爾·穆郎（Paul Morand）對於短篇小說的定義，竟和我的意見有許多相近之處，使我感到十分有趣。

今年春天，我曾寫過一篇〈談現代的短篇小說〉，論及短篇小說的產生和沿革，以及最近在風格方面的趨勢，我提到兩位短篇小說大師：契訶夫和莫泊桑，我曾說：

在這兩位大師的努力之下，短篇小說便取得了最完整的形式和內容，而達到了“立體”的地步，不再是平面的敘述了。莫泊桑的法國中產階級的戀愛糾紛，契訶夫的俄國小城市人物的陰鬱，都是用着最敏銳的觀察力，從整個的人生中爽快的切下了一片，藉着這一個片段暗示出整個的人生……



這幾句話，正與穆郎在《短篇小說中興集》的序文中所說的相彷彿：

原來短篇小說是一種從現實世界迅速地切下來的一個剖面；它不能把一個人從出世的時候敘起，從根本上來說明，再陪着他到生長的時代；對於人，它只是一個特性或者一個情勢的全力化為行動的最後那一分鐘，變而顯出流動的性質，於是它就使這個特性或者這個情勢，在這個集中它或它的行動裡面活動起來……（李譯）

這正是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區別，穆郎所慨歎的，是現代法國短篇小說的藝術品質的低落，所以他編了一部《短篇小說中興集》，收集一些在風格和內容上足以當得起“真正的短篇小說”，以與周刊上流行的商業化的短篇小說相抗，藉以挽救短篇小說品格的低落。

這是法國的情形。但在中國，我們的短篇小說雖沒有“商業化”的危機，但有一個更大的危機已經在侵蝕着我們：這就是，題材的公式化和技術的低落。

“短篇小說”在中國文壇上已成為一個落伍的名詞，大家都稱它作“創作”或“短篇創作”。這本來是一個藝術氣味十分濃重的日本名詞，但目前在這名詞之下的中國創作，已經變成一些千篇一律的刻板文字，不僅沒有“藝術”，而且早已不是“小說”。所描寫的雖是“現實”，但實際早已與人生游離，成為“超現實”，都是一些捏造的公式化的故事而已。

在這情形之下，所以目前刊物上所發表的短篇創作，無論在哪一方面，都較四五年以前的低落，甚而至於趕不上五四時

代的初期作品，這實是一個可痛心的現象。但這現象，似乎作家和批評家都固執的不願加以考慮，而且安心的任它發展下去。



身後之名

英國十九世紀末的薄命文人吉辛（George Gissing），生前住在倫敦賣文為活，潦倒不遇，所入不夠生活，有時窮到麵包都吃不起，只以扁豆度日。他的宿處沒有盥洗的設備，每天藉了看報為名，到倫敦博物院閱覽室的盥洗室去解決這問題。盥洗室的管理人發現他天天光臨，而且將那裡當作了浴室和洗衣作，於是這位紳士態度的管理人便在門口貼上一張字條，上面寫着：

此間設備係供偶然盥洗之需而設。

藉以使吉辛自己心裡明白。文字生活窘迫到這樣，真是使人慨歎。吉辛在生前曾時常希望似的歎息：

我如果能吃得飽就好了！

這是他一面餓着肚子，一面又在寫文章時的歎息。從這上面，可知他一生從文字所換得的生活如何了。

吉辛秉性孤高，寫文章不肯俯合時流，所以不為當時的讀者所認識，以致衣食不全，潦倒終身，但是自從他去世以後，他的輕鬆的散文，嚴肅的文體，漸為世人所愛好，聲名竟一天一天的大起來。以前在文學史上沒有餘地可容的他，現在也漸漸佔着顯要的地位了。

現在有許多人愛讀吉辛的文字，誇讚他的文體。他的遺作都從新印行，甚至版本收藏家都在收買他的原版舊書。他的一冊小說《黎明中的工作者》的初版本，在當時也許是標價一便士還無人過問的舊書，一九二九年在美國古書市場上竟賣到八百五十元美金的高價。

吉辛在九泉之下，如知道這情形，生前連肚子也吃不飽的他，死後他的一冊書竟賣到八百五十元，對於這身後之名，我不知道他是微笑還是痛哭。但無論怎樣，從同樣以文字為生的我們看起來，這誠是一件值得咀嚼的事。

我們是該迎合時流，以期眼前的溫飽，還是為了自己文字的永久生命，寧可忍受生前的冷落和飢餓？

吉辛有一冊《越氏私記》(The Private Papers of H. Ryecroft)，是目前最為人傳誦的散文集。這冊書是他假託一位作家辛苦一生，僅能溫飽，因此從不曾寫過一篇滿意的文字，一切都是餬口之作。晚年忽然得了一筆遺產，可以衣食無憂，不必斤斤以文字謀生，於是便發誓要寫一部不是為書店老闆，不是為讀者，而是為作者自己意興所至的著作，於是便寫成了這部隨筆。這是吉辛的假託，同時也可說是他一生最高的幻想。

郁達夫先生很賞識這書，施蛰存先生和我也有同嗜。不久以前聽說他要將這書譯成中文，不知已着手未？《無相庵隨筆》的風韻，正是最適宜移譯吉辛這部名作的。



《米丹夜會集》

一千八百八十年四月間，普魯士的軍隊攻入巴黎的十周年，巴黎文壇出現了一部可注意的小說集，書名是《米丹夜會集》(Les Soirées de Médan)，一共六篇短篇小說，由六個作家執筆，題材都是類似的，各人都採取着普法戰爭中的一段軼聞。

這六個作家，領銜的正是那時以《小酒店》和《娜娜》奠定了自然主義基石的大師左拉，其餘是：莫泊桑、荷斯曼、阿立克西、薩爾德和海立克五人，都是那時剛建立不久的自然主義旗幟之下的鬥士。

關於這小說集的形成，莫泊桑曾有一段有趣的記載：

在鄉間的一個美麗的夏季黃昏……我們之中有人剛從河裡游水上來，有人頭腦裡充滿了大計劃剛從村外散步回來。

在悠長的晚餐（因為我們大家都是饕餮者，而左拉一人就擁有三個小說家的食量！）的悠長消化時間中，我們便談話。左拉告訴我們他的未來的小說，他的文藝見解，以及對於一切的意見。有時，近視眼的左拉，在談話之間會突然舉起獵槍向草叢（我們騙他是鳥雀）打去，詫異着自己怎麼老是打不中什麼。

有時我們釣魚。海立克對於此道最出色，而左拉老是失

望的鈞些舊皮靴上來。

至於我自己，有時躺在“娜娜”（舟名）之上，或者游水，阿立克西四出散步，荷斯曼抽香煙，薩爾德則說鄉間毫無趣味。

在一個溫和可愛的晚間，月色正濃，我們正談着梅里美的時候，左拉突然提議大家講故事。我們好笑，但決定為留難起見，第一個人所採取的形式，其他的人必須遵守，雖然故事內容各自不同。

於是左拉便講了那戰爭史中可怕的一頁，那“磨坊之役”的故事。

他講完之後，我們大家都喊道：你該立刻將這寫下來。但是他笑道：我早已寫好了。

第二天輪着我，這樣輪流下去，阿立克西使我們等了四天，說是怎樣也找不到題材。左拉說所講的很別緻，提議我們將這寫成一部書……。

這便是《米丹夜會集》的產生。那時左拉正住在米丹鄉間，這一群作家每晚來聚談，為了紀念左拉夫人殷勤的招待，所以他們決定取了這書名。

收在這書裡的小說，左拉是著名的〈磨坊之役〉，莫泊桑是那使他一躍成名的傑作〈脂肪球〉。〈磨坊之役〉是敘述普法兩軍爭奪一座磨坊，磨坊主人和他的女兒女婿，為了掩護退卻的法軍，不肯為普魯士軍隊嚮導，怎樣犧牲了生命的故事。〈脂肪球〉是一位名妓的綽號，她為了她的高貴的同胞們得以安全通過普軍區域，自己向普軍軍官犧牲了自己肉體，那班高

貴的士紳淑女們在事前請求她為他們犧牲，但是當“脂肪球”從敵人的軍官那裡宿了一夜，獲得全體安全通過的允許回來的時候，大家又都一致的瞧不起她了。對於上流社會的自私和偽善，莫泊桑嘲弄得極殘酷，而將這妓女寫得極偉大可愛。

一八八〇年正是法國全國一致要向普魯士人復仇的時候，這書的出版，立時就獲得了廣大讀者的擁護。

